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十四

一 傳以十千言多箋從井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二 我取其陳傳農夫食陳箋民縣官粟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三 王孫述毛說不以夫井斗量言

倬彼至髦士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

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
此故時人去我取其陳若以食農人使一家之
内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稚食其陳粟是爲老
壯之別孝養之義自古太平豐年其時如此
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
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税田一歲之中
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
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去我從官取其倉
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蓄滯

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人
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王肅云太平之時天
下皆豐故不㲉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
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揔
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
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
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
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
皆申述毛說也

【四】甫之言丈夫之美稱

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甫丈夫之美稱

【五】此既傷今思古而去今適南畝

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去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大古也

【六】上地穀畝一鍾鍾容六斛四斗謂上熟

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

是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潟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張

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石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鍾也

【七】孟子以貢助法通率言什一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

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一一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

八

幾貢
郡國助
鄭考註
子說

况

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内之事也孟子文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并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太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郊内也郊内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内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

貢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
中什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
藉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
一而貢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一非什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
也一爲賦也故鄭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
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
也且鄭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
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

通率為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云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君以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

鄭言實數國以文云邦國齊以外

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美其收入之
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
須變為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為天子所取
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為明鄭據其言以
什一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
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
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
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
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

十一 理家 受公田 十畝盧 二畝半 非孟旨

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
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
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
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
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
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
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
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
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

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

二十 此言井稅一夫鄭注禹貢以九井擬九賦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明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

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之州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并稅擬之耳

二十

疏王成稅萬畝爲十千之說難毛徒

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

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旣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擬擧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允有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旣不足以該天

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

四十 我取其陳鄭謂民貸官粟而償新穀

箋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

愛重存留其新穀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辞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

【五十】耔謂雝本即漢志遺土附根

傳耘除草耔雝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

戔介
舍也

壠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
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illegible]
此雖本也
六十 民於介止之處以道藝相講肄
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中
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
介止分爲二事也云禮紀作耘耔其有閒
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論而
肄習其業云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著禮文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士是也

七十 以我齊明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米六穀也則六穀摠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摠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粢

杜與右上之辯此礼記正義此不錄

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國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

【八十】火土俱在南故先儒謂黎兼二祀

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言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

於火土是黎兼二祀

【九十】方社皆太牢言犧羊以會句

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

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為

陰祀其犧用純黑色此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

色也

【十二】鄭以下文指此社方為秋報

知此社與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

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

農夫之慶當無受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
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
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
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郎引此詩云以
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
社稷

一 臘與蜡異其息田夫一

王者以歲事成孰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
之大蜡又爲臘祭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
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
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
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
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
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
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
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
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

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

若狂是恣民大飲也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

二 先嗇田祖神農后土田正田主之同異

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

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
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
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箭草云
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
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
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
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
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
皆在焉故鄭揔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

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
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
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
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

【三】啓蟄郊郊而耕始耕祭田祖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
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郊後

書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郊始耕時而祭之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祭之

【吠】土鼓瓦匡葦面祭田祖并祭田畯

周禮者籥章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

廿五 曾孫來止鄭謂成王后世子觀農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饋也田畯司嗇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

廿六 傳推毛意以爲成王勸稼田畯喜樂

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其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寔其氣言土地和美與否也

七六 鄭田畯司嗇即漢嗇夫與郊特牲異

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嗇漢世亦

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以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

八二

王孫以婦人無外事從官有常饋雖鄭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士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

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遂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職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

二元 王肅因子孫之説據以其爲藉田

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類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甘爲農人婦子也王者從官非無常饍直以同循稼穡其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

而云力不供患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藉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藉之文

十三 如茨屋蓋梁車梁坻水中地京高丘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

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墊
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
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
【一三】周畿內有禾稼之稅畿外不入穀
此言禾便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
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
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稻
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

銍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五百里
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秸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
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
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
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弥輕也甸服之
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
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
銍秸之文不知遠近何以爲差也若然世之役宜

穀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畿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注】特牲少牢之祭無稻粱知此賜農

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

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

[illegible]既種謂相地擇種既戒如計耦耕事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之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

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大夫田方陳擇種稼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時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民而稼之或與公家今民稼之而後授故難民掌之也

[四] 鄭讀俶載為熾菑謂熾入地菑殺草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俶讀為熾載

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
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
經既方既皁既堅既好
正義曰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
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
舍然也孚若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
一皮之内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
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尚軟成故云盡堅熟矣授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

三六 螟螣蟊賊皆蝗傳別其所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傳食心葉根節

三七 傳以秉畀炎火爲盛陽

去炎火盛陽也陽而拥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去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發去盛陽氣柔羸則生之義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

三 雨無不徧民歸之君故去遂及我私

太平之時有渰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

二九

於寡婦有

常餼此

又有遺

秉滯穗

不暴疾也民見行雲而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
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實
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而無不徧天澤
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
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稺禾此處有不收斂之
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委
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
之以自利也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
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也官遺人門關之委

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餘而須捃拾者以豐年
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
事乃餘之

〔十四〕毛釋騂黑爲牛羊豕鄭從方色
傳騂牛黑羊豕毛意蓋以此四方既共望祀又
共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然其
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
方以韻句耳故易傳

〔一四〕五祀在血祭中而言禋

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大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

瞻彼洛矣

韎韐以作六師謂諸侯世子除喪服士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箋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喻多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者茅蒐草也一曰韎

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發去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四〕宗周之洛謂漆沮與東都伊洛別

傳洛宗周漑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

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

四四 典命侯適以皮帛繼子男謂父在代行禮

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其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illegible]

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

【四五】諸侯踰年賜命春秋時無定限

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也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辞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

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

四六 世祿其食其先祿世位則居父位

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惣名公卿大夫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

扈

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
不居其位不賢則尚當然子者復賢則居其位
矣

四七 華裳裳喻君葉湑喻臣言以德相承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輿也裳裳猶堂堂也湑
盛貌箋云輿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
下喻臣也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

四八 桑扈鶯然有文喻君臣有禮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輿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

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

四九 王者不戢歟不戒懼則受福不多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不戢〻也不難〻也那多也不多〻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

此下缺廿八頁 不肖類以上圖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丁未五月初十日記

詩要義卷第十四

鴛鴦畢羅言交物乘馬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

玉藻後人所定與周禮不同

盛饌恒日則藏焉此之謂有節也

二 齊日三舉恒日則藏朔必加於恒日

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齊則三舉是恒日則藏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此朔必於恒日是不知為同齊三太牢為降一太牢也玉藻日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

𩔗弁

難據

四 諸公刺幽王作詩者一人稱諸公意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

五 諸侯用朝服燕知天子亦然

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

六 天子燕 羣臣用 冠親 姓用 又弁

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脩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

七 蔦一名寄生菟絲非松蘿

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
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
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
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
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八】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
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
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

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爲霰是霰由陽氣薄而爲之故言遇温氣而摶也

九車行則設牽止則脫

正義曰以連言牽石故知閒關設牽貌牽舝聲異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

十 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
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纍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

十一 仰高行明騑牡御羣臣琴轡調教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景大

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
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
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
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二十 讒者始構合二人終交亂四國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
人也讒者惡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
亂四國

【疏】淫液謂遲久小人久飲則情態出

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謂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入者入為王卿士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

四十

毛首章燕次章射鄭次章云主未皆祭

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

章又言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恍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

酒殺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
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
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
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
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
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
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
昏乱唯卒章與毛同耳

五十 將祭習射澤宮是射於射宮射宮在郊

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鶩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

六十 天子諸侯有大射賓射燕射州有鄉射

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
言巳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
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
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
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
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及侯即大
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
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

侯無之

七十 殽豆實核加籩然亦可互稱

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為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豆屬

者以燕之物多非上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爲菹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名殽是捴名以此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

八十 天子宮縣妨射故改縣軒縣不改

於此言鍾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縣也正義以

天子宫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
禮將射乃去樂工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
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縣改
之矣箋鍾鼓至改縣正義大射諸侯之禮云樂
人宿縣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
言鍾鼓既設故知將射改縣也大射不言改縣
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
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
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

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是由階閒無縣故不設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縣明天子於其臣備宮縣將射而設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十九 燕射各以鄉射之禮張侯上下共一侯

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燕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

麋侯亦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
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
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
【十二】張皮侯而棲鵠鵠居侯中三分之一
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其始張侯體言舉鵠
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
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居侯
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

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

二侯中有鵠鵠中正正中質質即槷

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

寸曰質又引尒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
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
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
尒雅說之明且從之比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
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
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
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
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
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

三 射鵠的 證正 爲

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旣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記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

三 鄭引下而飲以證射爵疏云揖讓而升下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

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尔爵為恐中之爭也此謂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其爭

故引彼文不盡耳

【二四】人死魄降魂升故祭有求陰求陽

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擬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

二五

詩言奏
樂不言
腥養故
先引殺
求陽

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䰟氣分散者也又臭
鬱合鬯以灌令體魄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
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為此二者但行之
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
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既灌然後
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䰟氣歸于天
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

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也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祼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闋殺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不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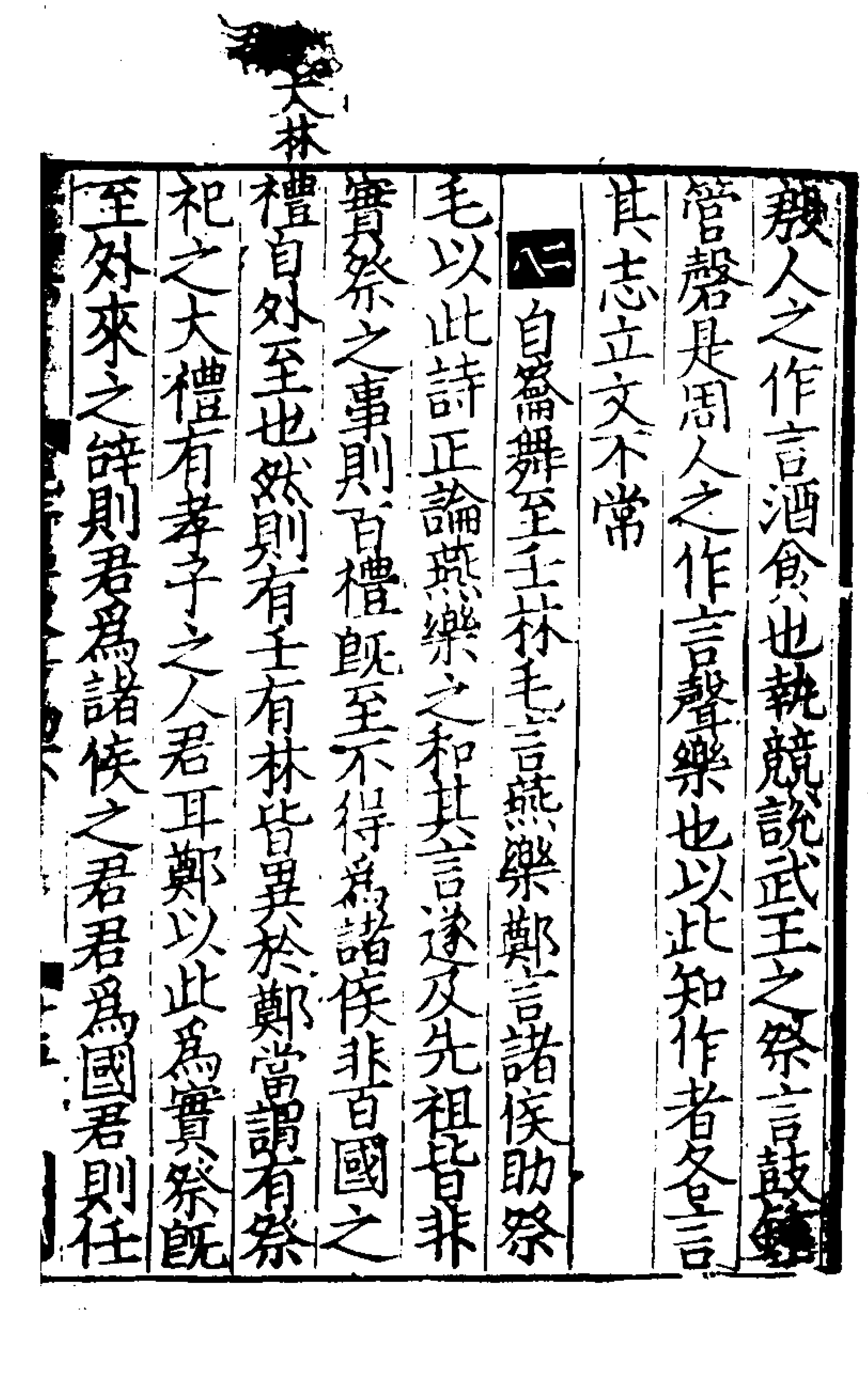
也然人死精氣有遊而留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鬼聖人制作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

【六二】周子孫而鄭言殷禮以衛殷之畿內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

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秦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襲周秦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

七其實殷詩亦言酒食周詩亦言聲樂

詩人之作皆於本情非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祼也烈祖言旣載清酤玄鳥云大糦是承是



大林

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鍾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

【八二】自籥舞至壬林毛言燕樂鄭言諸侯助祭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賓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古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鄭以此爲賓祭既至外來之辟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

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一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更

其文耳

二九主人請賓賓自取匹詩略射禮詳

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

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

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

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

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

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又射禮稱者有司所比

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

云子各奏能者既湛後子各酌尸尸而卒也士祭禮云

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强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

【十三】特牲士禮有嗣子舉奠少牢無避諸侯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

觶是士之祭禮嗣〻舉奠也又曰嗣舉奠洗酌入
尸拜受舉奠拜尸答〻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鉶
南嗣子於此乃舉之以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
因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
子舉奠之事特牲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
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
無酌直啐而奠之當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
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文引文王世子者與此

相當故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
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
【三】天子有子孫為尸禮謂祭末世子舉奠
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
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彼
謂陰厭之時設[illegible]於奧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
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
子舉所奠之斝[illegible]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為
獻固當有酢而[illegible]卒爵所以為異故此云天子則

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無禮無也

【三】加爵閒賓兄弟交酬酬後卒爵虛爵特牲禮加爵之前無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無奠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

【三】王與族人燕異姓為賓

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

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

【四三】三章燕初至旅酬此無筭爵賓醉失禮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呶而唱叫也錯乱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巳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乱天下故戒

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旣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

三五 禮有司正以監失禮此監史督使醉

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遍之旣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巳不善爲人所非

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責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居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

【三十】旅與無筭不止三爵鄭指獻酢酬

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毛詩要義卷第十四下